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一

判十九

喪禮門二十六道

里正主妹喪判一道

本正為主判一道

同姓為主判一道

主者不杖判一道

父在凶門判一道

輿屍謁廟判五道

助隣婦喪判二道

寢苦枕草判二道

父在杖堂判一道

練祥群立旅行判一道

除喪鼓琴判一道

祥鼓素琴判一道

禫服鼓琴判一道

腰經服事判一道

妻喪奏樂判一道

士弔大夫喪判一道

同門生喪親判一道

食於喪家判一道

文苑英華

卷五百二十一

里正主妹喪判

癸為縣令有妹之喪使里正主之或告非禮訴云所居無東西後家

對

侯嶠

女也有喪行實殊制士之達禮哀以立則惟癸領縣同氣辭家生稱未亡已軫栢舟之誅死歸異姓且無樂棘之悲東西南北之人歎四隣而莫有鄉黨里閭之室望九族而絜無日月有期主喪孰是匍匐救之里尹其人殊周勃之給喪所資致祭異項梁之倚辦寧惟執紼在禮自有明文或人胡為妄動

本正為主判

婦人聞人死無親族兄乃為主本正亦為主鄉人吊者兄拜爭為主

對

嚴識賢

洪波振海終不到於蓬瀛流電促人詎有固於金石無不魂遊北斗水闊東川咸促半夜之山共盡明朝之露聞人不幸一去無歸洛川之風雪共銷陽臺之雲雨俱霽泉門永閉但聞松栢之聲總帳空懸無復綺羅之色惜乎丈夫獨立親屬茂如秋蘭匪植於庭砌春花詎榮於棗萼眷言為主寂寞無人切哀痛於仁尤慟悲涼於本正爭承即禮競執喪儀未終白鶴之榮詎盡青繩之哭縣司直申情理非究禮經徒開弄法之門未社簿書之路竊尋州斷實

允公途以隣主喪雅叶春卿之禮捨兄於罰殊乖秋典之

文
同姓為主判

甲妻亡無主後者乃命同姓主或人告失禮所由科之

對

美而無子賦以碩人生也有涯歸乎大夢贊榛栗而方就
據蒺藜而何辜眷言于甲倏喪宜家鳳凰于飛八代徒北
蛟龍中絕一劍空悲扣盆之哀但取傷於對簞懸弧之義
木未徵於夢蘭有歎溘先無以為後爰邀同姓將陳主喪
三祖思崇五哭攸設未惟哀戚誠則靡捐撫以禮經猶為
未達且男主婦主之道同姓異姓之儀抑有前聞非宜此

謬蓋匪慎茲坐貽差牙至若婦主必使其姓厥義彰乎外
成及是不思捨禮何立道有取於宗婦事非屬於族人甲
所為喪誠為不法哀興弔影雖撫事以傷神迹未吞聲罪
恐餘一作為於戚耳

主者不杖判

甲卒女子在堂無主喪者命同姓主之喪者不杖令女子
杖所由科失禮

對

男主女主則異其族苴杖削杖而別于儀良無扈扈之嫌
用竭親親之道承家有託亦何詢於異門繼代或虧乃陳
攝於同姓甲年馳石火光陰坐沉訓絕金縷胤嗣非立若

教之餒固宜理而方嗟卸攸之譏諒天道而多愴系孤靡
設詎憂嵇紹之孤葛覃在辰空有緹縈之類謝庭窺雪奏
歌誄於常時蔡氏知絃輟娛歡於是日三星尚阻未及有
行五哭斯崇奄嗟無怙喪主既非棣萼輯杖固屬標梅同
切昊天寧遺異位撫禮深達將譴何憑則予一人諒斯取
而不謬惟刑三復宜伏念於無辜

父在凶門判

乙父在喪母立凶門或告一家不合一作舍二門乙訴云虞
而無主以重當輕一作主

對

顏勝

休死勞生存亡大數絕聚泣血孝敬常期乙也哀摧禍鍾

凶門感風枝而殞魄反哺何施陟霜屺而縻心跪乳奚及
願言負米空結戀於梁山疾深懷橘一作懷墻愴開編於吳史
凶門列位夙著等差方取則於殷周驗昭然於典禮既虞
而作瘞重之制自分有附于始一作始為主之儀寧惑坦然明白
可舉而行事不亂於大猷法難加於小累

同前

屈突叔齊

陟屺纏哀終天末慕形神訾毀有切於何曾流慟傷神詎
慙於吳隱於是牛山卜兆魚岫開塋帝軒轅之乘龍衣冠
作蟻王子晉之御鶴則劍寫成墳因班牛而動祥樹石馬而
旌貺既而玄門告掩丹旒云飛聊申虞祀之儀方則夏殷
之禮立主之義自有常條以重當輕終乖禮式既無虧越

何爽公途

同前

裴廣

仁焉而終智焉而死九原悽愴寧聞可作之期千日荒涼
徒結有涯之恨乙以悲深厚地痛結終天充窮於溢米之
晨荼毒於寢苦之日青烏襲吉已托萬家之地白鶴飛來
俄聞再奠之禮所以表斯廬位設彼銘旌佇馴獸之見遊
希祥禽之或至言申陟屺之戀再寫循陔之悲既結歎於
生靈實無慙於死孝或人言告未可依憑哀敬之心理在
矜察審慎之典憑藉必及淫濫儻行手足無措既非月之
無失何如霜之可繩

輿屍謁廟判

鄭太曾祖亡輿屍謁其家廟人告狂恠

對

張季明

聖立訓謨禮明沿襲文物大備沮勸攸先是以茂閣高動
載在王府封侯廟食克濟家聲允歸通德之門未絕謀孫
之道既而鬼闕其室祖以負袂延灾人告其狂太以輿屍
獲譴卒哭而耐反葬而虞捨禮何觀撫事斯謬且執喪以
寧戚為本謁廟以如在致誠昭穆相承自可次其神主宗
桃有序焉得失乎禮文狂恠之言責則甚矣既灌之後不
欲觀之

同前

杜巖

廟者曰貌則事之若生鬼之言歸則敬而莫黷考孔丘之

要道將入必問覽周文之繫象與苑且凶鄭太父挹家聲
素高門閥自宣王之母弟承后稷之神人讀司農之經榮
分爾族聽尚書之履伐著一作其名爵賞不泯錫承家而
開國垣廟而立寵貽孫而及祖禍鍾斯兆哀慕何追父已
喪親總亦從嫡莫延無主孫也哭魯自宜別外內之嫌分
吉凶之敬謁廟以輿苑見責寧合禮經告人以狂恠見尤
豈諧典則太從笞罰有蔭須寬於贖刑告者任還無識不
勞於反坐

同前

虞進

白駒易往素蓋俄歸長沙空庚日之災北海奄巳年之夢
鄭太留舉永慕捧硯長悲通德之門露經書草承明之殿

塵絕履聲且周設冢官孔演師卦戰亡猶令

周官冢人凡死於兵者不

入兆幽疑作

兆輿苑豈宜廟謁雖理殊觀蜡同賜也之云

狂而義異亂神乃夫子之稱恠竊尋古制合寘今繩

同前

孫承先

先王制禮造次以之君子奉行威儀無選鄭太門承通德
代有象賢處異域之園全其使節受良田之廣儉以家貞
華軒懸示後之車密石表先人之廟豐鍾亡祖哀疚謀孫
奉硯攀悲輿苑入廟大夫銜命神雖幽而已往使者迴車
身不幸而必告魯使以為有美漢臣猶且不非况太恭事
廟門展行祖德尊靈髣髴瞻棟宇而風生喪紀綢繆備衣
常而日遠太之此舉必有為之人雖簿言詎成狂恠

同前

聖人設教蔚在蓬山諸侯立家藏彼粟主豈唯孝于不匱
薦蒸嘗於四時亦取孝孫承家咨吉凶於五廟鄭太廼祖
厥德嘉聞有彰良弓克傳投筆從事孝比參也在家必聞
勇超仲由從政何有或胡塵暗塞漢將鳴犇逐金革之威
唯聞死節登玉門之險不見生還輿屍方弟子之凶掃庭
合鄒人之禮所謂去死事生來宜朝謁薄言狂恠何太踈
遺

助隣婦喪判

得聞人有隣婦喪自三日而不舉火乃力借凶事之給所
以言黨人未獲因主歛爭訟官以先後遠罪具不伏

對

趙泉虬

隣婦時命先秋生涯凋落四德之名尚在九泉之魄俄沉
存既寡於周親沒亦感於隣義既而朱火不舉俯凶事而
無從玄燧未臨仰生人而何托聞人以蹈危為意憂濟留
心爰行博施之恩自合無喪之服論其主歛則親屬為先
語其科辜則聞人無罪

同前

蕭匪名

仲尼講三王之禮垂百代之範臨喪寧戚實先匍匐之風
力行近仁更著威儀之則永惟隣婦忽奄泉扃一作宮蘭閨
生向月之悲幽燧切行雲之望於是哀歌佇引尚有具於
飯含夢容猶遲誰見勤於營護三日不舉九原若何彼人

以桑梓情深芝蘭愛厚欲奔波於黨屬先假借於鄉閭劬
勞之志莫辭終始之心愈勵項將軍之志業比德猶一作無
慙郭有道之風猷方斯未遠且為主歛緣是善隣親踈之
爭鬱興牒訴之喧爰起官司以公平在慮剖析存懷申報
禮以明愆討彞章而見罰既叶平邦之典妙符淳古之風
徒更有詞終成飾說

寢苦枕草判

甲雅脩士禮為宗黨所敬居斬縗寢苦枕草閭里化之御
史効其惑衆

對

甲脩道訓允乎厥休宗黨稱其有儀閭閻美其惟孝而復
整匪固風林多感雖就禮之則俯同縗經之儀而由衷之
心無奪絕深之至寢苦枕草抑惟寧戚仁里德門所居則
化御史總威電發隼視霜雄坐非平仲之仁行問冶長之
罪且鄉人化善則寘刑章隣母與悲欲從何典既有明於
古事亦何滯於今科

同前

晁良貞一作良貴

閱水成川賢愚共盡因心制禮榮賤同歸甲以慶絕循陔
一作甲以悲愴絕思哀纏罷社綵綵其服未謝老萊之歡戀戀厥心
空聞孺慕之切三年茹痛寢苦不爽於喪期九族遷風偃
草遂行於仁里御史幸持清憲須辨彞章暴勝繡衣徒然
忝竊晏嬰一作生練服罕悟重輕達禮之誠猶迷寧戚之宜

安在請從宗黨之好無憚簡書之威

父在杖堂判

戊居母喪父在杖於堂上

對

居母親之喪茹荼嬰痛踊既無節哭何常聲悲在其中形
瘠於外口不甘味身不安美潘生園裏無復版輿類顧氏家
中空餘畫扇仙人白鶴遙投士行之前孺子隻鷄遠赴林
宗之所蔡順有繞墳之感老萊無衣綵之由喬枝未摧桂
樹猶茂執倚桐之杖上芝蘭之堂循禮制而多違顧刑書
而有犯請歸司敗任便科推

練祥群立旅行判

丁三年之喪練祥群立旅行

對

丁爲人子持乎喪服身體髮膚不失全生之道衣衾棺槨
無虧送死之儀仰風樹而充窮履霜庭而孺慕鍾創巨之
悲酷有荼蓼之苦辛壁日不停練期何及毀不滅性痛感
終身道在慎終義存追遠人來輒語禮稱忘哀群立多爽
於事宜旅行有乖於物理二途俱發一罪須科

除喪鼓琴判

乙既除喪而鼓琴成聲或告忘哀云不敢過

對

孫述

三年之喪寧戚則易百行之最唯孝爲先乙縗經既除樂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棘餘毀既而綠琴在御朱絃高張搏拊成聲愉樂斯在雖
子張臨喪和一作彈之而和先王制禮不敢不至與其樂也
何其速哉

祥鼓素琴判

戊祥之日鼓素琴隣人告違禮

對

執親之喪行孝之道出入不當門隧升降不由阼階直縗
在躬溢米充食恨纏風樹痛結寒泉舉號已見於心摧毀
瘠載聞於骨立念親之在上哀親之在外寢唯枕塊居必
倚廬隙駟不留祥期奄及既除凶制奚鼓素琴示人有終
於物無犯食醢循許奏樂何辜請從雪滌庶符冰釋

禫服鼓琴判

得鄒人告孔叢子居親禫服鼓琴而作樂叢子曰此是子
輿梁山之琴曲鼓器不伏

對

張鼎

地惟洙泗人參鄒魯闕里之詩書斯在奄中之禮樂不渝
孔叢子風樹搃悲寒泉動思霜露云惕日月其除是以君
子爲難子阜一作展非親喪而未慕先王制禮孟獻禫懸而不
樂既祥絲屨一作練而練見孔父之深譏行奏綺琴聞子輿之雅
操且恩懷罔極五日樂禁於成聲哀貫終身踰月禮通於
作樂去順効逆魯史稱其速禍朝祥暮歌鄒人據而興誚
節哀順變雖殊念始之心以今况昔未悖送終之禮欲加

之罪其如詞乎

奪情嘗經服事判

甲冑經服事既而曰不即人心致仕而退時謂非禮稱人蓋善之

對

出師正邦大易有象率義弭一作寇春秋則書用孚中行

攸徃夙吉以威作匿疑取渙於群甲閨門麗凶苴麻纏疾

喪則寧戚義能繼思痛深倚廬雖授杖以不起政急分閫

或執兵而啓行介以趨軍經而躬役魯侯金革我直以興

晉襄墨縗彼豐而動克壯輿輻能獷豕牙任長子以帥師

利元戎以光濟策勳苟進不即人心致仕能歸何睽孝禮

有為也無仁乎得反經以合道胡責善以非禮

妻喪奏樂判

得景妻有喪景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

對

白居易

喪則思哀見必存敬樂惟飾喜舉合從宜夫婦所貴同心

吉凶固宜異道景室方在疚庭不徹懸鏗鏘無倦於鼓鍾

好合有傷於琴瑟既愆夫義是奪集作人喪儼麻縗之在

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一作以盈耳於汝安乎如賓之敬頗

垂若徃之哀斯黷遂使唱和不應憂喜相干道路見縗猶

必變色隣里有殯亦不為歌誠無惻隱之心宜受庸奴之

責

集作猶
間必變

士弔大夫喪判

得景為大夫有喪丁為士而特弔或責之不伏

對

前人

官有常尊禮無不敬位若殊於等列弔則異其節文景惟

集作大夫丁乃元士居喪而哭合遵朝夕之期特弔以行

奚越尊卑之序既乖前典乃速斯言且禮貴明微位宜慎

守事非其事信于食菜之榮儀失其宜徒展贈芻之意是

曰無上將何以觀

同門生喪親判

得乙有同門生喪親將往弔之其父怒而撻之使遺縑而

已或詰其故云交道之難

對

前人

子道貴恭當從理命交遊重義盡恤哀情孝不在於詭隨

仁豈忘於惻隱乙父訓乖愛子道昧擇交况求益之初無

友不如已者及居喪之際凡人猶合救之既罔念於一哀

是有違集作於父要苟知生而不弔雖贈死以何為舊館

遇忘集作宣父尚猶出涕同門在戚王丹未可忘情縱申

遺帛之誠豈補贈芻之義肆一拂之怒父兮既爽義方杜

三諫之辭子也亦虧孝道宜哉或詰允矣知言

食於喪家判

得了食於喪者之側而飽或責之辭云主人食我以禮故

飽

蓋集作

對

前人

飲食以陳庶無求飽齊斬集作衰可恤仁豈忘情丁靡念人
 喪姑求主禮遇加邊之膳誠可療饑對泣血之哀亦宜忘
 味既念吉蠲之饌是忘惻隱之心况春於其隣相猶違禮
 而食於其側飽亦非仁徒嘉施氏之儀且昧宣尼之教勿
 思變色當顧戚容

今日游香山退谷歸燈下校此改正九十六字

戊寅九月初一日菴園記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一

刑獄門二十八道

判二十

流人降徒判一道

竒請他比議判一道

誘人致罪判一道

因丑致罪判一道

詐稱官銜判一道

犯徒加杖判一道

解桎判一道

刑罰疑赦判一道

告密判一道

賊賄判一道

吏犯徵贓判一道

主簿收受判一道

尉用官布判一道

未上假借判一道

乾沒稍食判一道

取錢授官判一道

受囚財物判一道

脫枷取絹判一道

免罪不謝判一道

子行盜判一道

冒名事發判一道

請不用赦判一道

失囚判一道

過毒判一道

被妻歐判一道

稽緩制書判一道

刺史違法判一道

私發制書判一道

流人降徒判

大理申去年流人恩降徒今徒會慮合免刑部駁制免徒罪此非本坐不許徒者寬訴

對

趙嘉招

曼倩持法恭聞至理之名公問在官雅得平反之稱與其失善寧可利淫頃以澤被寰中風行水上象雷雨以作祥

自昆蟲而必及五流之罪恩降一至於徒年三看之條會

慮復加於清雪渙然無咎咸與惟新大理以慮合從寬雅

符平典刑部以徒非本坐何太深文

奇音基請他比議判

法司以奇請他比議為蠲除而留臺特之不宜數變乃引

聖智之所為患

前漢刑法志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議可蠲除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

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

對

政貴有常理惟體要明罰勅法取誠於先王議獄緩死致誠於君子俾其科條克叙輕重有倫惟齊非齊以殺止殺事必謀始則司契之義明道先仍舊則改作之功未鄭僑

鑄鼎猶慙叔向之言周滿作刑稱毫呂侯之策况聖君御
物天下文明人識舊章國懸常典舞文巧詆非則於張湯
捨虐從寬有依於定國矧乃漢盜陵土惟輕載美於釋之
於昭八議誠以類而可徵末言三尺復何慙於師古

誘人致罪判

甲誘丁致罪令其同坐云人各有心

對

率心無邪詩參履福作偽背道經喻焚身若從惡而自貽
將異罪而同罰利交相啗唯甲與丁隣德不慕於田蘇樂
禍更移於齊豹誘招惡子名近盜矣且飭躬無良以欲敗
度誘人迂迹以一作義傷風六行興挂於爰書兩造不聞

於在宥待窮實狀方寘科條一作

因丑致罪判

癸因丑致罪所由欲科之及丑自死癸云罪人則亡我更
何若一作善所由亦不知作何處分

對

生諒不謹法必繩愆既三禁而無移在五月一作而難捨
丑藥不可追鬼得而誅癸戮出於身官慢其業雖天網不
漏亦未失刑而職司是虧攸宜坐罪且罪有輕重失亦降
差刑難變於一成減可從其二等

詐稱官銜判

辛詐稱官銜取給州縣所可以偽論不伏仰正斷

對

子在德多掠於朝不齒九班之榮未及三思之志闕如妄
稱爵里之尊以求州縣之給詐難久恃偽果自彰行詐為
官仲由以欺天見誚言偽而辨少正以左道亦誅前史以
舉其不然在律又繩其有過理宜緘口何恤薄言

犯徒加杖判

乙犯徒訴家無兼丁縣斷加杖人告其有妻年二十一已
上

對

麗刑務輕罰懲非死若膚受之訟則哀敬難原乙何人哉
有耻未格不化厥訓自貽伊咎當從傳氏之策若赴驪山

之徒謂無兼丁則合加杖而配有偶應是克家來訟無稽

未宜易法縣且失律豈曰能官人之糾謬斯一作誰謂不宜

一作他人之
糾謬謂不在

解桎判

得甲送徒道解桎桎恣所過御史糾訴云尅期俱至無違
者

對

法在安人刑忌留獄苟信不繼則噬膚而莫懲如得其情
則緩死而無逸惟彼甲者奉詔送徒解其桎桎遵大易之
利用申其甲庚係小子而且格承命為信義則乖於守官
推誠於物仁或昭其恤下與其刑茲無赦利武人之貞曷

若感而遂通資文明以悅且虞廷作法人不敢欺鍾離縱徒尅期而至有叶良吏無瀆簡彛欲依驄馬之紆恐越鵝鳩之法

刑罰疑赦判

甲刑罰之疑俱赦有司以刑不上備省科之云適輕下服諸罰有權

對

先王立辟議事以制得情勿喜寧失不經故三宥以順時重一成而不改求懷中典亦謹無良惟罰與刑有疑俱赦厚倫正俗立教在寬二罪並典載難上備五聽無濫宜遵下服既有權而適道當惻隱而從輕不俾少懲將為允當

告密判

雍州申綿州告密囚王禮告本州人有謀反行至散關夜已將半關吏以其夜到不為開門禮緣事急遂越關而度至留守所告關令趙秀并自首越關事到神都法司斷秀應為而不為主簿批為不當舉牒議知判秀當知反而不告下符科結秀輕廉使披訴仰正斷

對

王禮生於劔表長自巴中身在重關之外心馳魏闕之下踰岷越障雖効赤城觸網冒羅遂縈丹筆何者但緣謀反律有明條本州既不告言他邑寧且寢默必也同夫兆一作風火應合控彼星昂何須乘夜犯關侵宵越棧異田文之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徑度不聽鷄鳴殊孫龍之縱辨辨無論馬色雖未詳其五聽
聊請扣其兩端告密縱使非虛越關無宜首免

贓賄判

河南縣丞張季昭貸官錢一千貫私用縣令王楷糾從枉
法季昭云既立帖取明即擬還不伏御史宋坤斷為真盜

對

雷電作威先王以嚴刑斷獄脂膏不潤古人以從政立身
故貪乃敗名子罕以不貪為寶財悖而入踈廣以多財累
愚河南帝城四方取則毗贊之職必惟其人季昭策名清
時沐我玄化不能獨峻其節有疾冰霜翻乃難滿為心自
同溪壑况飛龍在運振鷺盈朝官材必孚名器無假不義

而富聞夫子之有言刑故無赦著文王之作罰臨財苟得
古則恥之陳力不能今也宜止黃圖貴令欲以枉法定刑
繡衣御史斷為真盜論罪既立文帖應有限期或即結刑
恐成疑獄空仰九天之問慙無一割之能待結事由寘之
邦典

吏犯徵贓判

吏人犯枉法贓會恩免罪所由不徵正贓御史舉以非枉
法不伏

對

肆青從輕前王以之宥罪一成不變君子於焉盡心黠吏
伊何罔知紀極貪藩身之貨自底不經沐渙汗之恩幸而

獲宥雖小懲大誡既曰刑其恤哉而免罪微賊尚謂生也酌彼三尺折以片言柱後爲官御史之舉非斯當願中有物所由之不伏未孚敢肆剛腸輕申直筆

主簿取受判

外州申屬縣主簿部內取受州將不之罪也出錢與之

對

東紳從官旣擔人爵析珪銜命湏代天工不息惡木之陰不畏貪泉之味豈溪壑其志山川其心錢且深藏非從地出金常密受不畏天知效無彰於萬分法宜加於三尺州將情爲寬簡道取敦龐必令上化用孚將使下僚知恥若過而能改合道期於反經若情不自峻罰罪當於懲惡請

更研問方事科條

尉用官布判

鄆縣尉單則將官布七百端質錢還債經一百日合科何罪

對

單則策名嵇下述職江濱才靡効於一身害已深於五蠹用公府之財酬私門之債虧貞節於箭巖滯清流於鏡水九章彞憲不惠姦疑三尺明科無捨刑故雖復陪填已畢終是濫竊成愆指事論情實嬰踈網披文按法或蔽蒙襟委諸兩造之司度盡片言之斷

未上假借判

丁受官未上於所部假借科其監臨不伏

對

命官以賢底祿以道猶未蒞事胡為賄聞無魏子之悛心
有叔魚之黷貨即為假借曾不內愧于躬式冒刑典仍欲
外閔其過實叨憤之自速非監臨之謂何加言是丁不可
逃罪

乾沒稍食判

乙主稍食輒自乾沒為方書所刻

對

列爵分官用資監守臨班掌務必藉廉平其有黷貨居心
類長安之小吏不貪為寶殊宋國之司城時所未容法宜

難拾况主茲稍食慢彼嚴章竊人之財從已之欲方書職
惟糾謬本曰懲非罪即不誣任依輕典

取錢授官判

得楊甲選以錢十萬金三十斤求山乙得官後被告大理
以甲選數合晉官不越次會恩洗滌甲不解任錢金不追
刑部斷甲解見任徵乙金錢

對

學古入官不聞黷貨以賢制爵安可非材楊甲人實妄庸
謬參調選山乙志惟貪冒多受金錢良以職謝巨源賢慙
伯起鴻猷載黜是則難容大理同拘自貽伊戚承恩合免
雖則棘署守文會赦獨徵實亦仙臺直筆請依省斷竊謂

為宜

受囚財物判

丁受囚財增其語賊輕減罪省司較議非當發當獄

對

鬻獄賈直實誠魯史舞文巧詆用存漢策小大之察必惟其情輕重之權因茲無濫眷彼丁者職在監臨貨以藩身見魯豹之裂帶貪而速戾同叔魚之敗官且無屬厭難以末減省司忠告實謂平反

脫枷取絹判

祁陽縣尉董則任大理獄吏與囚脫枷取絹兩疋斷除名

對

刑政所存為國之本有倫有要弘慎斯歸就重就輕哀矜無失董則事緣賊贖斷彼除名贖貨於無器之時定罪於有官之日問既承引斷亦甘心兩練雖則難容雙啓終須審究脫枷狀非枉法準絹不至徒年除名雖據本條斷罪宜無覆定末州申上不詳前任之文刑部重尋妙得無官之列除名之坐末可依前罪不合徒何容濫罰

免罪不謝判

得乙有罪丁救以免乙不謝或責之乙云不為已

對

白居易

在公而行誠非為已懷惠以謝則涉徇私彼既求仁而得仁此宜以直而報直乙惟獲戾丁乃解紛以為非罪而拘

治長見稱於尼父直言以免叔向寧謝於祁奚論恩則立
山不勝在道而江湖可忘况情非私謁可以不愧於人義
在公行實亦一作無求於我盍加遺直勿聽責言

子行盜判

得甲告其子行盜或謂其父子不相為一作隱甲云大義

滅親

對

前人

法許原情慈通隱惡俾因流于下亦直在其中甲齒忝人
倫忍傷天情義方失教曾莫愧于父頑攘竊成姦尚不為
其子隱道既虧於庭訓禮遂闕於家肥且情比樂年可謂
不慈傷教况罪非石厚徒云大義滅親是不足情所宜致

誦

冒名事發判

得丁冒名事發法司準法科罪節度使奏丁在官有善集
美政請免罪真授以勸能者法司以亂法不許

對

前人

宥則利淫誅為一作傷善失人猶可壞法實難丁僭濫為
心僂俛從事始假名而作偽咎則自貶及勵節而為官政
將可取節使以功惟補過情一作欲勸能憲司以仁不惠
姦議難亂紀制宜經久理貴從長見小善而必求財雖苟
得踰大防而不禁弊將若何濟時不在於一夫守法宜守
乎三尺盍懲行詐勿許拜真

請不用赦判

得乙上封請求不用赦大理云廢赦何以使人自新乙云數赦則姦生恐弊轉甚

對

前人

刑乃天威赦惟王澤于以御下存乎建中上封以宥過利淫倖門宜閉大理以盪邪除舊權道當行皆推濟國之誠未達隨時之義何則政包寬猛法有弛張習以生常則起為姦之弊廢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請思破石之言兼詠蓼蕭之什數則不可無之亦難

失囚判

得甲為獄吏囚走限內他人獲之甲請免罪

對

前人

園土不嚴罪人其遁亡而由已誠曰慢官獲則因人其何補過相彼維甲所謂傲司不念恪君傲干美里旋聞失守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因曾是慢常而致徒稱勿佚未可塞違得於他人自是踈網無漏失其所職豈可出柙不科無貪假手之功固念集作合其心於責集作罰

遇毒判

得景於逆旅食噉腊遇毒而死其黨訟之主人云買之有處

對

前人

生不可保死必有因盍知命於喪予豈尤人於食我景秋

蓬方轉朝薤欲晞旅次員來將受殮而已生涯湔盡當終
食之間且非祭地之餘集作疑自是逢天之感末言其黨不
察所由死且焉知徒云噬腊之毒買而有據請無寘董之
嫌誠虐士之可哀在主人而何咎幸思恕物無妄罪人

被妻毆判

得甲居家被妻毆笞之隣人告其違法縣斷徒三年妻訴
云非夫告不伏

對

前人

禮貴妻柔則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麗刑何彼無良於斯
有怒三從罔敬待以庸奴之心一杖所加辱於女子之手
作威信傷於婦順集作道不告未失集作爽於夫義集作和招訟

於隣誠愧聲聞於外斷徒不杖未乖直在其中雖未集作珠

家肥難從縣責集作見

稽緩制書判

得甲為所由稽緩制書法直斷合徒一年訴云違未經十
日

對

前人

王命急宣行無停晷制書稽緩罪有常刑將欲正其科繩
必先揆以時日甲憊位敗度慢令速尤蓄怠棄之心既虧
臣節壅駿奔之命自抵國章然則審時勾稽考程定罪法
宜以役當暮月所由以違未決辰將計年以斷徒恐乖閱
實請據日而加等庶叶決平是曰由文俾乎息訟

刺史違法判

得景為錄事參軍刺史有違法事景封狀奏聞或責其失
事長之道景云不敢不忠于國

對

前人

守位君常小宜事大持法舉正卑可糾尊景名署外臺身
由中立直宜自守郡郵之政必行明不相蒙州將之邪無
隱且六條枉撓百事滋昏苟不提綱是為漏網雖舉違犯
上虧敬長之小心而陳奏盡忠得事君之大節既非下訕
難抑上聞

私發制書判

得了私發制書法司斷依漏洩坐了訴云非密事請

罪

對

前人

君命是專刑其無小王言非密罪則從輕了乃攸司屬當
行下不慎厥德擅發如綸之言自災于身難求踈網之漏
然則法通加減罪有重輕必也志在私行唯當專達之責
如或事關樞密則科漏洩之辜請驗跡於紫泥方定刑於
冊筆

校正八十三字

九月初一日

雷傳廣州忽又失陷自昨歲督鮮以來省垣失守者已

十行省矣陽哉

文苑英華卷第五

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三

判二十一

田農門二十二道

萊田不應稅十道

初稅畝判十道

履畝判五道

萊田不應稅判

勸農使稱萊田舊不應稅州縣令有徵納為例各自不同或據畝數均收或隨上下加減百姓紛訴使司科均收以不應為從重科加減以非法均賦歛州訴恐年饑無以給貸且使司法例不平不伏處斷

對

張環

國征九賦農辨二壤用先疇之畝畝則有磽肥輪當年之

井稅寧均沃堵是以農扈率職夫家受田丁一有墾輟較

其苗畬底以蔗蓰故我疆我理爰滋翼翼之苗如梁如茨

卒獲芄芄之稼藝或若此稅其可知今者俾彼萊田是稱

荒隴詎方兼以三百始受一夫獲寧取於十千空勤四體

雖則休於間歲易在他年徒寒耕而熟耘終費廣而收薄

未言州縣是日司存土則異宜詎何均稅必以年湮賑乏

事欲隨時加減於上下之間徵納於權宜之際則謀始立

化斯焉可作慢官沮法訟者奚為且使以勸農為名人以

足食為本民唐諱苟可利賦亦何傷責以不應或將得罪處

其非法良恐未然湏從刑政之科難枉使司之例

同前

薛寓

皇家刻華歸素抑末敦本式稽堯典授時之政克脩載歌

豳頌祈年之禮允洽是以野無曠土國絕遊人紅粟相因

華黍與詠猶復二星分出四牡載馳察俗觀風勤分務穡

至如分地之利易田之宜釋乎令典酌於故實若秋苗有

獲則可據地而徵儻春萊不芟焉得計畝令納苟貽碩鼠

之謗湏寘鳥一作鷓鴣鳩之典若上田不易自有常規妄為加

減誠為非法並從鳳舉之按宜正隼與之罪

同前

柳同

度地制邑徹田為糧必均三壤之宜以成九賦之則是以

政令惟簡乃黎庶時蘇法物苟紛必謗讟日浸昔魯備齊

難作丘甲之法晉為秦擒起爰田之制俱錐刀之未開喪

亂之始今三時不害四人成功疆理多兩穗之收倉廩必九年之蓄惟彼州縣誠非紀綱既無恤人之心豈曰奉公之理省徭慎役未挂於愚心貪財徇名已間於拙見昔興稅畝嘗聞尼父之媿今欲萊田有類哀公之志非愛人以活國何深恩而淺謀使乎察彼衷情允茲上訴下停厚歛寃者爰申寘官嚴刑罪人斯得既有雅見寔曰良圖

同前

樊光期

國爲爲農俾人作畝是刈是穫必在有苗不蓄不畲何以望歲故刻耒斲耜自春徂秋與疑作公及私既庭且碩然後論彼薄稅取於豐年仍聞寡婦之歌寧有匹夫之怨若斯土靡藝大田其荒稼穡之功不加於此寢訛之地或在

其中而欲徵諸我廂問彼嘉穀非苗取實慙於老農棄本求華違此通諭州縣以廣地爲務入粟是功用藏於人何必改舊使司以惠言及物準度從人請彼均收黜於加減罪雖一致法欲重科然不伐有詞且稱從責隨時之義庶叶論刑

同前

張調

贊王理制國用稽諸縣籍抑有彛典故命敷土聿興五員之規用師頒田式均三易之賦歷選列辟率由舊章國家大責四瀛咸則三壤穀出不過籍所以豐財萊田不致征寔惟饒衍麟書是紀象魏攸懸浹日使觀先夷以令何彼咨嶽猶火禁之因循孰謂法雷亦小東而杼軸既徵求之

無藝翻給貸之是憂皮之不存毛將焉傳百姓不足九式何施外臺則驅鷄善嚴使司則害馬已去雅符中典無勞簿言

同前

張寂

我田既臧農夫是慶畝碩則播歲成厥功如茨如梁或祈於稷稼不狼不莠載嘉於魯田彼之荒萊僻在窮野芟夷未絕耒耜何施便加稅畝之徵豈厚生人之道且漳河富鄴涇水利秦人既有臧國亦云幸當今百姓為心六府脩教命勸分之使崇務本之農漢苑空閑已許蕭何之請魯田厚歛見讓哀公之昏人若篋空君孰與足州縣以政刑不用輿訟是招使司以公職務平天心必稱雖假詞於給貸終失得於當官請寘明刑以鑒多士

同前

魏禔

劃為九州咸則三壤或溝洫創制或阡陌從宜肇允萊田無聞稅畝今欲務耕興利盡地勤農驅役冗食之人示以不毛之罰則可規堰渚一作肥瘠而辨等視烏鹵以分疆必遵桀貉之中是行什一之稅惟此州縣沮為蓋臣不率古猷獨師襟抱而上下加減謂叶哀多之義據畝均收欲見無偏之跡曾不知定其可舉則奚適非宜捨彼所餘則仁將何遠欲救茲弊圖以拯人具李悝之上熟同耨求之急賦將恐事非適變狙怒惑於朝三日用不知馬力盡於劔百轄軒高責何所逃威外臺簿訴終思憲罰

同前

林諤

俾彼甫田爰分沃墾定其差等故九州攸同處有勞逸誠
 萬人是繫周官掌事征稅畢均皇明燭幽遠邇咸勸德音
 天發直指風行既有察於農功將不遺於屋粟翦萊非李
 路之政就蕪與元亮之詞責郡縣之勞煩慰黎昨之簿訴
 借如據畝數以收率隨上下而加減蓋議事以制示得便
 宜重戒年饑頗符日用苟殊乾沒獲戾何堪使司雖欲科
 懲愚謂傷於嚴刻且萊田不稅實師古之通方倉庾流行
 乃自公之上務繡衣匪同楚失應副九重州縣請宥漢章
 賞其一切

同前

任瓌

一作秦

宇宙為家寔惟天府疆理為畝成賦中邦而九州同風萬
 國共貫莫不開廬井而平賦稅準沃墾以明勞逸則人狎
 於野穡而成功是以晉置爰田既易種於差美周任稍地
 復出布於不毛相彼萊田是稱餘地舊不應稅今則有徵
 事將利國法焉循古雖紛若人訟而畧陳地宜何者彼田
 若焚薶草溝塍相錯稼穡屢登亦可據畝數以均收隨上
 下而加減必孟春月陳新未事即不應而可坐處非法而
 奚疑况州阻饑饉薄言給貸於均地一作輪之法事舉其中
 軫憂人之道歛從其薄勸農便國待子而行即實徽纏未
 為允當

同前

楚樊一作冕

夏關山川周疆井邑四人得業萬國作孚欲令應陽和以
歲事候秋霜而畢力故除彼公田人耕百畝用資國賦家
茂九農是知居堵即勞處沃便逸必耕奧壤以易萊田祈
南畝之有年望西成而必獲誰謂田其蕪矣似陶今之歸
來稅輒均收疑魯卿之厚歛使司以愛人活國人富則國
殷州縣以反裘負薪裘敗則毛落既未閑於大體徒輕擬
於小東縱訴將備年饑終合請裁天旨使科非法未失清
通

初稅畝判

所司初稅畝怨者實多僉議罪其變法中尉云匪躬之故
兩執不同

對

王之賁

飭力長財任農勸業利則已久稅宜在均或乘弊以歛輕
或因虛而歛重邦都以入未息夫家之征倉廩是資仍鞭
什一之稅籌茲變法初欲贍官亦猶搜粟都尉冀立阜時
之策司農中丞用成強國之筭雖將實於邦府恐多奪於
吾人人其不足國也何有徵之以古則魯公之制難循用
之於今則有若之言可尚出其過籍非禮誠深言人匪躬
過之已甚

同前

趙栖簡

大道既行農不易畝中孚斯及國有常稅各修九賦之職
寧奪三農之勤惟彼所司於何妄作隳周公之垂法行魯

宣之弊政穀出不過籍已舉丘明之凡法迺變於人寧規商鞅之律昨則骨怨誰任其辜主上情殷納隍慮一物之乖所見夫栖畝分五穀之荐登德澤既滂和氣充塞誠可減從輕賦須允下人之喜善一作遂行厚歛虛憑中尉之詞事則匪躬罪當諸已則履校滅趾茲咎未深而剥床以膚取凶斯在

同前

孔齊參

賦政任人取之有節體天立制惟變能通猶歟主司厥初稅畝稽諸魯策用採憲章雖怨咨之談實多橫議而損益之政或在權宜然則擇利而行何常之有舉以非法斯其病諸較其短長於是乎在

同前

尹深源

先王制禮將使田賦有經中古從權亦由國用不足履畝而稅侵農實多小東作詩見刺於譚后大桀爲論甫聞於魯臣旣繁秋歲之征同起初寒之怨徒欲附上焉能服人且已効忠未爲干典當採議於中尉諒無嫌於所司

同前

高璠

周官立法唯聞薄歛魯用不供爰行大桀皇家布聖敬之明德貴因循之令典乃脩弛賦之道不足宜陽之計什一而稅億兆以庸何彼所司率由非政不能和彼三事申物土之宜而乃鳩于庶疇成取怨之道豈自貉之爲制其於蠶而不若臨財無苟其曰是乎於義或安未爲能也惟此

中尉曾無內省若利彼社稷則死生而以之敦我彝倫在
憲章而莫捨益之爲助空望於十朋乎則未終且成乎一
握獲夷不同於入腹出否幸從於顛趾

同前

張秀明

什一而稅周道如砥二吾不足魯政斯壞國家隣善以化
寶穀而理上下皆給不學筭車移人邕和大來惟知手舞
足蹈嗟爾加稅昧我大猷曾不慕於若堯坐貽陷於大桀
將謂浚我有司何取於匪躬寧有盜臣中尉且多於尸祿
儻能率法抑有前聞若苟而爲斯亦奚問

同前

杜挺

郊賦有籍邦政是數制乎上地無越三人之倫居彼中田

一作施

常許兩家之共始成薄賦乃曰恤人周末無年魯初有制
憂稅畝者一作也自哀公對盍徹乎聞諸有若所以人多怨讟
國起侵伐動干戈而稅繁供軍旅而儲廣抑爲末也寧一作未
是本歟當今薰風阜財協氣登穀兵則不動人其以寧
斯足解愠之時奚爲變法之稅中尉推過罔失臣儀與人
頌康當歸帝美兩執斷矣一言在茲

履畝判

丙爲諸侯履畝擇其最好者取之百姓上訴御史糾違法
云非入已

對

常日進

政在利人法難變古苟非慎舉事則不經伊丙列侯無聞

一作
而實

嘉績未明盡地之力獨聞履畝之稅且以小惠誅一作怨莫見安人之理蘊利生孽先聞入已之嫌重稅既同於魯侯蓋徹明棄於周典憲臺糾謬實可準繩分土煩言益為文過敢告司敗宜寘薄刑

同前

盧術

涼以作法弊尚或貪謀之不減事將奚適丙桐珪荷寵茅土分榮既稱孤之是崇在養人之為政不有如傷之視遽興厚歛之文且井屋既殊收稅有數人或不足君何取諸苟縱欲之斯行紅粟多積豈堪命之能又黔首何安敢請焚書將以和衆遂命持斧以問剖符縱非入已之科須當擅賦之責

同前

下民唐諱

崔恁

一作
府

疑作
遵

公田有洫孫私家有封人或小康君孰與足丙分茅賜爵剪葉稱孤奪力役於夫家怠政教於公府徒使我疆我理空對汗萊爾宅爾田惟瞻確確不勤東作但履西成急下民之見糧既同蝥賊務公家之厚歛寧有盜臣豈漢文施令之心乃魯宣救弊之術子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我愛其禮請遵尼父之言未可加刑宜從削地

同前

朱濟

俾侯胙土分茅一作刺撫封視彼黔黎均其毛澤今者制田非夫厚歛殘人履畝尚徇於魯宣蓋徹茂聞於有若且農之有畔穀不過籍小桀之規是舉大侵之禮謂何此而浚

我以生無乃刑人之力既貪膏壤取溢京坻獨阻南勳盡其東畝雖非入已已足是盜臣無罔繡衣請從褫帶

同前

傅昇卿

制邑居民務農肥國均夫家之間井末保士房疑徵載師之遠近將安地著惟丙職登牧伯位列諸侯茂穡勸分須聞露冕之化霑體塗足當務務曝髮之勞而乃不問公私無論沃墾取其翼翼之稼擇彼芄芄之田同魯公之無恩穀梁是議類季孫之苟賦尼父有言將刺大東何殊小桀嗟孤裘之非當宜豸冠之是糾何者倉惟國廩食則人天雖歆國實於倉其若人勤於食務知遠者不亦悅乎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三

校正七十七字 九月二日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四

判二十二

田農門二十四道

祈年判二道

糞田判四道

命農判二道

學耕判二道

主田判一道

履畝稅公田判一道

不受征判五道

津吏告下方傷水利判五道

軍士營農判一道

稅畝多於什一判一道

祈田判

甲擊土鼓祈年穀於田祖司察以禮不下庶人寘于罪不

伏

對

先王教人貴賤有等常籍為重躬青耜於靈壇終畝惟勤
法朱絃於御典候鳥星之仲月闢龍鱗於上腴祥應函詩
析歲功於土穀疑生魯禮罪越命於金章甲即非辜擊之
可也且援枹而進聲坎坎於田郊嘉粟佇登福穰穰於歲
報司察此舉未日合宜甲之不伏固當其理

同前

姚重成

饁彼南畝田峻興至喜一作饁之歌平秩西成丁壯起務農
之事國家風雷順動黍稷惟馨幸春籍於三推佇年登於
百穀野鷄五色彩先呈必稔之期銅鵠再鳴即告將豐之驗
千箱萬庾實所荷於聖人土鼓汗鑄徒有析於田祖况祠
祀禮也考擊脩馬司察即是妄稱惟甲固應無罪

糞田判

或以齋月屠犬縣科殺生曰為輕爨字照切見周禮爨用犬所用

對

衛荼

三壤克辨兆民允殖必廣地財式崇土訓載芟載柞爰盡
力乎汗萊既方既阜俾恪勤乎稼穡伊趙爾鑄有畧其耜
荒度厥功寔函斯活是以粢梁嘉積魯孫作庾于斯箱畝
畝歌豐婺婦栖糧於滯穗率由茲道萬邦乃粒眷彼草人
兼脩稼政無忝厥職分厚墾之規靖恭爾司肯高卑之制
雖陽和布始亟聞乎禁殺嗣歲將興必觀其行令苟能成
憲大則是屠將周禮之彛章功均物土資漢臣之舊業事
取糞田叶緹赤以陳宜相爨疆而有旨雖云齋月法欲爰

詩如茨如梁
疑作茨梁

加且八政食乃為先五牲犬實居後以牲廢食其傷孔多
棄猶務農斯利則博縣道書罰誠為昧禮或者張皇宜其
室惕

同前

萬楚

春為促農黎人務穡用宜種稔取化原防苟磽确之不滋
將強擊之須糞或以今茲齋月言叶上春東作乃興咸持
錢罇南畝斯饒必清蕢麻時疑作器所以勸民興鋤由其
阜倍我疆我理庶幾芄芄之秀或耕或耘思播芡芡之迹
九夫取歡於歲稔十千期給於公征貪我上腴陷茲中典
且農為理本法在禁弛有利輕爨誠宜重穀何擊之屠犬
而謂殺生應稽諸草人將勤浸種縣司麗法詎曰優農或

且犯齋期於宥獄

同前

趙良玉

國著九賦農分三壤將助鳴鳩之稔是同殲犬之法時惟
上月德在發生爰取則於周官遂興功於魯齊堵使我疆我
理開膺膺之郊原如京如坻藹芄芄之稼穡執或若此業
乃可憑彼何為政義守常典徒嚴止殺之方豈曰利人之
術且成物之急濟時攸重苟能敦本孰謂不經禮合時宜
尚發犬羊之歎農為政本爰停屠殺之罰

同前

袁自求

地邑人居必參相得樂功勸事然後相親不易之田畝百
而尚逸再易之地倍三而猶倦漆林之征輕重是外園鄠

之稅等差斯別欲均沃墾必資政更故載芟載柞澤澤其
耕不稂不莠茫茫其稼且輕爨用大疆藥用普在禮經而
可遵於憲章乎何有禹首成賦標乎上中之宜周籍立規
備設牛鹿之制况明君為政動植以安田祖有神螟螣不
作科之屠罪恐涉流言寧益國以利時豈棄人而愛犬食
舊德能保全而不懼據訟卦注當作時作田有禽利執言而無咎小
狐汔濟未出險中即鹿無虞往而見愆刑云不濫君子盡
心有孚匪終渙汗何惕

命農判

得習壤常命農夙駕桑田採茅為索人訴遇雨不充其役
對

為天者食分地而利惟茲習壤命彼老農庶夫四體克勤
三事就緒廼脂車以秣馬及零雨以星言芄野是臨桑田
攸稅宜其荷蓑荷笠載惜光陰爾茅爾絢不虧晝夜何乃
當既泥而自廢假若濡以為詞使七月遺風將垂陳業三
時務穡有闕成功既不昏於作勞誠可繩其惰役

同前

博懷海

農為國本本固邦寧人生在勤勤則不匱爰以習壤夙駕
命農匪鷄則鳴已驅人於里巷白駒未照方執耒於疆塲
克始克終惟掇惟採綿蕪豈禮儀之用縮酒非祭祀之須
彼茅所資桑田為事時若見奪不利於人宵爾索絢惟彼
南畝田畷至喜結意在東臯將以息耒取涼還淳反朴致君

於堯舜貽厥於孫謀農人性未適時智非及遠苟徒沮事
妄作薄言豈遇雨而可憑欲將雪而無禮

學耕判

得甲於善田者學耕種養苗狀後期里父老罰之云告力
牛少無以趨事

對

楊暉

惟農望歲勤穡則稔彼夫失時不畜何獲苟無備於器用
實謂惰於作勞甲之務分寔亦敦本同我婦子歸田畷是
司聞於仲尼善樊遲學稼祈養苗之狀將盡地之力惟先
疇克服何後期有差雖畢達餘萌行春已膏乎陰雨而不
穡招刺有秋胡取夫斯箱小懲其宜徃訴誰聽况犢惟不

佩則爾牛足餘人有耦耕則我農可理竟不趨乎時澤固
難免乎罪戾

同前

劉賦

唯農是務經國之令典日服其耨長人之義訓皇上躬耕
千畝儀刑萬邦天報嘉祥風雨時若人惟善誘遠近咸勸
甲也思趙過之有誨比樊遲之請學爰屬農政務興土膏
脉起家徒四壁文無五特是蕪是藜既失於協風或耕耕或
耘載愆於零雨實差龍見之序謬以牛少為說漢史著區
種之術唐臣首代田之教長沮故事則非假於服箱勝之
遺文亦無資於負輶既推司里之禁宜處惰農之刑

圭田判

得甲受圭田所由什一收稅不伏

對

鄭楚容

禹別山河周開井邑諸侯建國錫土之義載光大夫稱家食菜之文攸著甲因門緒得賦圭田傳冀缺之封襲彤班之賞外繇取給私室是殷雖居五等之尊猶均什一之稅縣司情以深一作奉法志在優人庶貢賦之取均冀上下之攸利權豪罔避貧弱是優所俾無得其人今訴誠難為理

履畝稅公田判

渭南縣履畝稅而御史劾之曰公田不善恐乏軍儲

對

凌正

兵惟靜難食以聚兵儻歲計之無虞必軍須之不繼縣司

以職其日給科彼倉儲蕤蕤公田嗟不登於晚歲嗷嗷士卒慮縣罄於糗糧厚歛之旨豈坐於冉求盍徹之稅已聞於有若情非徇已事或從權請霽霜簡之威庶獲兩田之

稔一作庶叶
國經之體

不受征判

甲有賜田不受征稅

對

王智明

王者制田庶人計畝徵孟子之說徹故難移讀公羊之書禁皆不可然則食土之子與執圭之人按籍既有常法加田固宜不稅此乃行古之道誠非今之宜甲之所執或未為允

同前

賀蘭資

分畫郊圻敬慎封守必正其經界均其牧井故上行其理而下得其和雖分制之有常蓋貴賤之異等夫畝不稅所以備公私圭田無征所以潔禋祀理其昭著禮有明文豈以伐冰之家同於擊壤之伍甲之不受誠謂其宜

同前

盧禧

農之制地征不過籍德將見優賞莫為稅伊甲也之介福承賢者之餘慶樹勲公家列爵王用既未封於列土方受賜於加田爰乃後昆克奉先業責其徵稅徒稱聚斂之臣守以莫從是謂博通之士請依周典無撓戴經

同前

盧象

惟甲受茲明命允膺舊德公侯之勳著在盟府恩澤不泯傳之子孫錫圭田以厚賢在王制而無稅徵斯什一頗涉無稽之言議以三章終發有孚之訟

同前

李喬年

王者之制加田無征蓋欲崇德厚賢安人薄賦眷言彼甲王室作藩既褒德而受圭亦班朝而錫壤且什一而稅周之通法緡筭是資漢之舊典萬姓殷阜中外康寧有大夫之家尚苦於征稅法令爰著不稽舊章片言可拆斯之謂矣

津吏告下方傷水判

得津吏告下方傷水請毀左右堤水工景固爭

對

魏烜

决河之虞備聞前載隄防之設厥務匪輕故得其宜則俗除堙墊如失其道則人受沉淪由是禹得玄珪漢陳白璧古來所慎寧其怠諸且將毀右隄則左隄不理下方之弊為患將深漢代成規自宜遵奉不達舊載昧於物宜輕此毀除未聞其可水工之議謂得通方

同前

梁漢

遠通漕引近切河渠擁左右之連隄隨淺深之積態屬流水之至長河杳起桃花森森實類迷牛之闕一作竹箭滔滔方比鑿龍之迅委輸無限傷害為虞既為長堤固全豈使下方傷水導之則可毀之匪宜無從津吏之言請依水

工之見

同前

鄭遂初

九土之宜高卑異等百川之勢面背殊源所以提設沉薪以防其溢河流酸棗竟被其災今者津吏所陳水浸方盛請毀堤而取便遂抑強而扶弱考古頽傾之異前後垂奉之宜未爽河渠之篇深荷疑溝洫之記工人有諱即事雖通請更辨於今刑方可遵於古典

同前

盧韞價

覆釜遐源濫觴遙派龍門激浪飛竹箭於千里馬頰驚流擁桃花於三月尺波不住素序或臨霧逐牛迷查隨客至維舟不易航葦稱難洪濤之委無涯下方之傷溢及隄防

是制啓塞隨時固之則兩傷毀之乃雙美津吏宅生禹迹
行偶堯封名厠水官位居河右使迴天之浪遙注百川濺
日之波滂流九派水工末品直買公心美筭垂柳之懸堤借
瓠子之成詠雖守挈瓶之智還貽膠柱之責依津吏之請
杜水工之疑不俟終日於是乎在

同前

李仲和

潤下斯弊漂流是虛欲崇堙塞必藉隄防津吏吏以下方致
災冀應除毀水工以長堤作務不可依憑競有兩端事難
雙允請闢千里無虧五詞則拯溺不待於規行聞諸往說
而塞川頗類於防口得以今辰方見河渠之書自開標準
溝洫之志以會規模左毀則右傷右傷則左弊左右俱毀
便沉下方津吏之言雖陳水工之志難奪既不合毀咸宜
告知

軍士營農判

得丁上書請令軍士自營農隙而教戰節度使稱疲兵於
隴畝緩急非可用也

對

李淑

先王教人必資農本諸侯振旅實因事隙苟法度之不率
豈黔黎之克安彼丁以阜俗爲心類夷吾之寓政節度以
疲兵是恤爽克國之嘉謀昔楚宋理戎尚反築耕之士魏
蜀堅壁猶分上下之軍方今九服賓王四夷即序宜脩文
以化俗豈黷武而屯師旣車書之大同何緩急之爭用兩

端之要片言可知

稅畝多於什一判

得縣官稅畝多於什一御史糾其擅賦歛訴稱盡供軍旅
二猶不足

對

成震

當官而行必議徵歛賦里以入宜均有無政或違於小康
稅乃行於大桀是以我疆我理分上下之田有國有家建
中正之術不是過也皆將取焉伊惟縣官昧爾爲政誠合
酌於古訓量其經入使穀不過籍人斯樂輸今乃將多徵
於前復重歛其後所謂莫益或擊徒聞浚我以生雖億兆
是謀用給如貔之士而徵求失道寧忘碩鼠之詩且九年
之儲常聞富國二猶不足匪曰能言請從避馬之繩庶叶
公羊之訓

校西六十一字

九月初三日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五

判二十三

田農門二十二道

勞農有關判二道

惰農判三道

棄農判二道

居喪惰績判一道

均輸田判二道

田中有樹判三道

易田倍數判一道

給地過數判五道

屯田不開渠判一道

屯田佃百姓荒地判二道

勞農有關判

冬勞農大酋有關主司糾劾訴稱六物未備

對

徐景暉

昔在后稷躬稼宣王命籍用天之道因地之利率先以勸

敦本斯在是候春鷓初飛鱸彼南畝秋蟬已噪獲乎東臯
順月令以迎猶佇星廻而合蜡八政罔忒九職攸序搜粟
多乎教廩興農蓄於京坻以備荒札將禦凶饑而穰田滿
溝豈用淳于之晒載銷入野常聞王丹之勞惟彼大酋是
稱司醞徒學杜康之藝有憇儀狄之職陶器必良工善其
事火齊式序職司其憂和羹既用於鹽梅合禮必資於麴
蘖六物未備胡不及言三農既休忽此闕禮使上農空迷
於帝力大酋合貢於國章

同前

張榮問

蓋取諸益乃九扈之資始仰法於旗天門文書酒旗星去極七十七度亦
六齊之攸作國家制事利物順時設教函詩土鼓不忘舊

酒勞農聿脩前典屬務畢南畝歲居北陸司穡無事
索陶以居野人草笠斯糺我皇流澤既一弛而一張樂夫
力田必強飲而強食俾乎老物是息峻人醉止百野以洽
一國若狂瞻彼大酋掌此公酒既盞緹之有闕云秫稻之
未備人而是糺方事畢脩職司其憂必作事而謀始欲求
無咎豈惟刑之可逃

惰農判

甲有田不耕被罰三夫稅粟以質劑致人甲告旅師施惠
散利法司科旅師罪不伏

對

林濤

敬授區分經邦所重峻農懋力緯俗攸先行夏正於東郊

黎元不惑歌幽風於南畝田畯知勸述覽臧書率由茲典
乙逢昌曆甲預堯封玉燭時和無聞於勸勵金刀產匱罕
見於籌謀異楚客之逃名耕耘不嗣匪梁巖之徇節蔗藜
何施行有察於農功遽見微於屋粟質劑爰致投告旅師
施捨未忘貽刑司敗採周年之故事頗叶常規求聖日一作
旨之明科稍乖通典但以薄言未息被罰猶嫌簡孚五詞
詳明八辟待窮根柢方宜彛條

同前

儀崇哲

三推貽訓昭賁於天田萬井開規發揮於地利故五稼庭
碩成厚下之道四疇阜滋得奉上之績甲圭衡賤彙農保
浮生青郭無起伏之田綠野有菑畝之地爰稽版籍一作
應列郊封匪蠶而衣著於前誠不耕而食豈免復科且甲
異嗇夫師非田畯瞻惟惰窳不勤百畝之勞空致質劑未
舍三夫之稅訟旅師之散利以避罰而尤人美疑合券以
免科終飾非而為已眷茲甲罪宜峻刑章惟彼旅師請從
寬典

同前

一作 鷹 一作 憂

九鷹分官四星垂彩廢其業則金湯莫守修其本則禮節
是興故晁錯獻書每論春稼仲舒上策特說秋麥人之天
也其可輕哉甲有良田從來不墾佩犢之風未革維魚之
憂豈成以粟輸官自貽重罰輒將施惠遂有薄言然而周
覽經史備觀賢哲漢臣散利不見貽辜齊客市義無聞結

怨欲加嚴罰不亦難乎甲告誠是妄陳旅師請從寬宥

棄農判

乙農家子棄業從戎縣令捕而科之詞云征稅繁重餒在其中苟圖庇身非棄本也

對

叔孫伯

三農飭力九穀是資田祖報以斯箱蒸民由其粒食乙輟耕墾上環甲戎行棄帶經肆力之勤務投筆徇身之計遂使經行靡望委臺笠於中田尺籍移名閉蓬門於故里父耕子播亦足庇身君義臣行如何棄本而乃昧洪範之先食决逐嫖姚黜素王之去兵輕逃力穡徒託詞於凍餒終難逭於刑憲且縣尹之職鄉戶是司觀惠偕於字人定否臧於襁負必也稅符大桀詠臧易堯坐琴堂以素餐帶墨綬而尸祿自宜褫服寧上兔冠待窮兩造之詞聊舉一隅之說

同前

張叔政

農政之先戎事之大乙也業惟田畷流匪兵家固當不見異物豈伊敢有貳事屬裔夷壓境殘賊犯邊誰謂百夫之雄且懼二吾之稅退惟憂於餒在進或望於名成秦楊漢

殖傳秦楊以田之蓋一州非其事也定遠之遊萬里竊有貨

慕焉誓捐中野之軀寧顧西成之業縣令名當墨綬志在

繭絲惟一作求化洽之方奚必禁人之犯况北虜解辯西

戎屈膝聖朝偃伯之日賢相富人之時已見小康孰虞多

難是知且耕且戰荷戈非黷武之夫足食足兵釋耒豈惰
農之士欲令科罪必使正名

君喪惰績判

得甲居喪不績綵訪使責太守風化不著訴稱誠耻之也
是亦為政

對

柴少儒

先王垂教則喪也寧戚君子立身必造次於是甲何為者
焉知禮乎惰爾度功隙我王化既稱家而罕制復居里而
無職且啜菽飲水樂盡其中泣血寢苦孝乎斯在何必厚
藏醢醢傲襄公之送妻自可薄盡有無同子柳之葬母忽
而都闕未知前聞不績無讓則周官之故事有喪勿服乃
鄰人之匪臧况八使觀風澄清可尚六條曠職政化篋如
不懲熊軾之憊孰謂蠲筐之責

均輸田判

吉泰將均輸地上已籍下人告不合

對

丘岫

禹制初闢周疆肇建蕭收漢閣益掌虞邦井田有差經隧
無紊順陽和以肅事映秋霜以畢力四時得業萬邦作孚
豈容吉泰愚駑致心誣妄析言興盜亂名改作革公田以
入已自犯嚴科移私籍以安居不知天憲徃聞匡子今觀
吉生幸付司刑以議其罪

同前

樊光

永一作

大邦列土畀畫有則齊賦分利割據必書苟非躬田無或
編版功以受錫人其捨諸吉泰攝生明代志事耕鑿率情
暗昧固貪井屋官未聞於三命謨亦乏於九功匡救本無
封賞何有輒將均輸之地以載克家之籍則弘羊藏事今
也雖存劉盆祝食此而安取既黷常典合寘常刑

田中有樹判

乙有樹於田中里人讓之稱在疆場

對

薛季連

天官分政載師任土必均三壤以務九農乙則匪人其何
妄作將有樹於田畝誠害稼而傷農藉諸古經則有之矣
考以今制誰曰其然里人有孚可以受服乙也非古宜乎

襍帶

同前

張璜

國有謨訓人惟定居非周封之井疆異秦制之阡陌乙有
嘉樹森乎甫田上含煙颺下潤溝洫擢本抽幹豈彭澤之
五柳負陰向陽等江陵之千橘此乃是地良美繇條草木
有滋稼穡看施鱣野之勞益我公私見滿如坻之積縱使
羣木聳秀何妨百穀用成今則不廢蔗藜况乎實在疆場
里人之讓未知相土之宜司寇之局須寘贖金之名

同前

緬彼古制攸列塲人候農祥之戒晨服先疇之畝畝乙偶
昌運不知帝功是蔗是藜爰稼爰穡塲列瓜蔓圃資蔬材

藿靡芬芳歲阜其用多稔多黍乃顧於中田優哉游哉坐
於老圃果碩於灌或成蹊而則妨積樹於籬任為疆而
何有里人不識輕為誚一作詰讓徒肆無稽之言難投有矣
之任

易田請加倍數判後篇作投田判

乙授易田請加數倍所由以非寬鄉不給訴云三易以上

對

敬括

後篇
作妄

勞役異等廣狹殊制易固有數授惟從宜爾乙于何伊田
是職衣夫撥襖徒思畝疑作敏以四支闕彼萊蕪難望豐其
五穀因而上請冀以曲從但務居堵之嫌莫原負郭之貴
且一易再易禮誠舉以加饒近郊遠郊義或隨其衆寡枝

辭不已甚所未然

此篇五百二十六卷重出今已削去

給地過數判

甲給地過數科所由曰更耕之田

對

居民唐諱韓秀榮總目作明

掌地之圖辨邦之數分疆畫野度土居民唐諱將以均其賦

役一其征繕俾上下而為宜體磽肥而施法甲之所給類

彼均人度以物情頒其職事我疆我理雖差百畝之田如

茨如梁何乖一易之地且稽諸王制考彼周官當務審其

徵求而克均其政令李悝為魏方興地力之能管仲相齊

式廩軍實之要更耕而獲豈味隨時受以功田雅符通典

若科之罪勿使能殖

同前

柳子温

磽肥異宜給授殊制苟夫田之可易在公道而奚爽惟甲奉其所主念此為農無怠無荒將耕陳鑿之力是蔗是藜以期國家之利雖在勤不置而處壅則勞風雨每調莫覩如雲之稼收穫斯至空嗟懸罄之室徒逢時於樂土終歎乏於良田懷不足而是憂思鼓腹而何及觀其所給察其所由在周典而無辜論漢史而何著惟農是恤於法何乖寧易地以豐財豈守株而喪本更耕之訴據百畝而何傷過數之科在三章而宜捨

同前

蘇偁

沃土壅土厥有區分一易再易非無異制實資均政以利耕者甲有司也政實存焉因資地利之殊計若農家之請庶以通其勞逸齊厥等差寔謂更耕克精受授孰云過數且曰守經古可明徵今寧有罰

同前

張濯

八政交脩桑農為本六官致理富教居先將取地財之生成須辨夫家之沃壅惟甲率是吏職行乎周禮我疆我理爰受授於三農如京如坻佇陳陳於九穀足使丁壯盡力汗萊合宜何斯有功輒欲加罪若也閭閻櫛比煙火星繁占天子之牛田廢將軍之馬埒則當惟辨布政求弊是圖况今邊鄙不聳流庸適至宜剪荆棘俾生稻梁勸農既任

一作剪

其易耕給地何限於過數庶從行古未可非今

同前

張澹

凡制農田是分地職家給百畝夫當一屬矧伊所由慎乃厥事善相丘陵坂險能均地邑人居使一易之田加之以二再易之地增之以三蓋居壻土者勞則宅土沃者逸將更耕以獲利與不易而方齊故俗阜時康以廣數圻之外家給人足寧嗟十畝之間曠土既無代田是足欲科之罪其名一作善若有詞

屯田不開渠判

甲當屯於戊巳校尉故地乙告其常行厭勝之術御史按云雖使丁開渠播種不伏科罪

對

張憑

一作力 一作候

富國強兵允資重種闢土殖穀必俟良農雖云因地之利無爽用天之道惟甲克勤稼穡受任軍屯候正歲之布和乃宣乃理及王瓜之生夏或錢或罇遂使其茨如梁必周戊巳之地其比如櫛不忝京坻之詩眷此屯功宜蒙上賞誰聞興利之舉翻招壓勝之訟然而六甲紀則剛柔異體五行統歲穰厭分區苟獲賴於柔嘉固無嫌於法術况丁也為役職此開渠雖決泄之誠勞豈蒼黃而妄告仰稽古訓甲則無辜旁酌人情乙宜致詰必若事非政要術農異祥請遵持斧之繩勿怨薄言之訴

屯田佃百姓荒地判

敬承畿縣置屯田佃百姓荒地主人令復業請自耕種屯司不與縣司執申若不還地人即却逃

對

李暄

敬承畿縣素匪萊田是中邦之廬伍為上農之井賦日者旄頭失象狂寇亂華王師未赫國人猶恐是以苟安便地多出近關惜三逕之就荒歎五溝之不樹人迷可復土利宜敦等文國之大開時欣歲足類信臣之廣闢每詠年豐今乃黎庶重遷歸還樂土服先疇之疆畝守故里之松榆將持稷穗願事薦黍誠宜饁彼南畝勞乎東郊國本必於務農人安固在循業永言縣執何謝屯司

同前

賀蘭廣

人散久矣地廣大荒開都護之屯田闢天子之縣內且耕且戰歲取十千以餉農足食足兵武有七德以威敵殊管氏之見奪異周制之不頒且運屬中與人多復業惟桑與梓詩人興敬止之辭安土重遷縣司敦仁人之禮請從地著之業無俾流萍之歎

一作得敦

